



劉國光

經濟論著全集



第
9
卷



知識與權力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劉國光

經濟論著全集



(計劃經濟向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轉型過渡時期的探索 1990—1992 年) 第 9 卷



知識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劉國光

目 录

谈当前经济的几个热点问题

(1990年7月) 1

对“八五”计划期间我国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

(1990年8月) 9

打破地区封锁必须依靠深化改革

——《东方时报》记者专访 (1990年10月1日) 22

认清形势 深化改革

(1990年10月30日) 27

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

(1990年10月) 33

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年会上的讲话

(1990年11月15日) 55

解决市场疲软靠深化改革

——中国新闻社记者专访 (1990年11月28日) 66

9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及改革趋势展望

——《阵地》记者专访 (1990年12月1日) 69

中国开始改革的十年

——意大利《团结报》驻北京记者专访 (1990年12月6日) 78

对当前形势的几点看法

——在国家统计局关于全国经济形势座谈会上的讲话 (1990年12月20日) 81

再谈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1990年12月) 98

加强生态经济学研究,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在生态与环境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 (1990年) 110

展望90年代的中国经济

(1991年1月9日) 119

谈谈逐步加大改革的分量

——《特区时报》驻京记者专访 (1991年1月18日) 123

90年代深化改革的理论思考

——《文汇报》记者专访 (1991年1月26日) 128

再论加大改革的分量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记者专访 (1991年1月) 137

如何保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专访 (1991年1月31日) 147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充满机遇

——《改革时报》记者专访 (1991年2月12日) 149

集中力量调整产业结构

——《光明日报》记者专访稿 (1991年4月5日) 158

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若干思考

(1991年5月4日) 164

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若干问题

(1991年5月20日) 181

走一条自己的对外开放之路

——《呼伦贝尔日报》记者专访（1991年8月2日） 191

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与制约因素

——新华社记者专访（1991年8月11日） 193

要大力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1991年8月23日） 196

进一步加强对我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问题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探索

（1991年9月5日） 201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巴黎召开的持续发展国际讨论会上的发言

（1991年9月） 208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问题

（1991年10月15日） 214

中国经济形势的几个问题答问

（1991年10月） 232

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改革与对外开放

（1991年11月6日） 237

贺《经济导报》创刊四十五周年

（1991年12月25日） 244

“八五”头一年起步良好1992年结束治理推进配套改革

——《统计信息报》记者专访（1991年12月30日） 245

“8·19”巨变的原因分析

——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1991年12月） 250

《不宽松的现实和宽松的实现》第一章 绪论

（1991年） 258

1992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黄金时期

——《改革时报》特约记者专访稿（1992年1月7日） 305

苏联剧变的经济原因

(1992年1月) 311

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

(1992年1月) 316

就“市场取向”的改革问题答《西南物资商业报》记者问

——《西南物资商业报》记者专访 (1992年2月11日) 324

经济改革的形势及其难点、热点

——《中国工商管理研究》杂志记者专访 (1992年) 330

我的经济观

——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 (1992年) 339

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问题

——在中国商业经济学会三届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上的报告 (1992年2月23日) 382

答记者问

(1992年2月) 396

大胆求实进行理论探索

——祝文汇报《论苑》出版满500期 (1992年3月5日) 405

谈谈我国所有制关系的改革

——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邀访问德国时的学术讲演稿 (1992年3月) 407

加快改革 促进发展

——《中国工商》杂志记者专访 (1992年4月) 416

改革是第二次革命

(1992年4月) 420

关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改革的几个问题

(1992年5月) 423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基金首届颁奖大会上的讲话

(1992年5月19日) 431

德国国有企业的管理和改造

——访德纪要 (1992年5月30日) 435

对9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再思考

——在中国城市生态经济效益研讨会上的发言 (1992年8月1日) 44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的干部报告会上的讲话
(1992年8月18日) 458

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几个问题

——《解放日报》记者专访 (1992年9月) 471

继续推进证券市场的完善和发展

(1992年9月) 480

谈提高产品质量问题

——《人民日报》记者专访 (1992年9月7日) 484

谈当前经济的几个热点问题*

(1990年7月)

1990年是我国经济发展重要转折的一年。这一年，我们即将基本完成第七个五年计划，着手进行第八个五年计划和今后十年规划的建设。我们是在治理整顿的过程中跨入90年代的。我国经济的治理整顿已经进行了两年多，如何估量这两年的治理整顿工作？现在，我国的经济是否已走出低谷？如何看待与启动目前仍然“疲软”的市场？这些问题是现在经济界人士谈得最多的话题。下面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一、如何估量治理整顿工作？

怎样估量治理整顿取得的进展，这关系到我们对治理整顿进程的把握和对20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经济改革的安排。这种估量还不大一致。比方说，治理整顿的任务是不是已经到位？就有不同的看法。控制总需求，即对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的总量控制，是我们治理整顿首先碰到的一个核心问题。那么，总需求与总供给现在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平衡？有的同志认为，现在治理整顿已经到位了，差不多了，物价稳住了，速度也低了，而且已经

* 1990年7月初在国家统计局召开的半年形势座谈会以及几次讲演会上的发言，曾以答记者问形式发表于1990年11月23日《经济日报》理论探索版，题为《刘国光谈经济发展热点问题》。

发生了市场的“疲软”。还有的同志认为，治理整顿不但到位，而且已经越位了，现在的问题不是需求过旺，而是货币不足，因为紧缩已经过头，所以要放松。但是更多的同志认为，治理整顿还没有到位，还要继续努力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我同意后一种意见。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材料来看，1989年经过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压缩集团消费和其他消费需求，按当年价格计算，总需求和总供给已接近基本平衡。1990年，社会总需求的矛盾进一步缓解，也就是比1989年更宽松了些。再看看物价的走势和货币回笼情况。1990年上半年零售物价指数是3%，而1989年上半年的物价指数是25.5%，降下来的幅度相当大。上半年回笼的货币为248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回笼190亿元。有些同志据此判断，现在对需求总量的紧缩控制，已经大体到位。这种看法只是基于当年即期的供求关系平衡，有局限性。应该看到发生了好几年的通货膨胀、寅吃卯粮等情况以及多年积累下的总供需差额，包括外债、内债以及沉淀在居民手中的现金、存到银行里的储蓄。我们知道，到1989年年底外债已达到400多亿美元，内债800多亿元人民币，结余购买力即储蓄存款加上手持现金7000多亿元人民币，1990年还在大幅增长。如果把这些情况都考虑进去，再加上前一段时期为启动经济注入贷款较多的滞后影响，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大，那么当前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的基础是很不稳定的、很脆弱的。目前确实存在某些局部的市场疲软现象，市场上有些东西卖不掉。需要调整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方向，有针对性地解决市场疲软问题。但是，有些同志在报纸、杂志上提出总量紧缩已经到位，甚至已经过头。我个人认为，还是不要渲染为好。因为这会给人们造成错觉，造成错误的导向，认为治理整顿已经差不多了，可以重新放松总量控制、全面放松银根，这样我们就可能重蹈1986年、1988年的覆辙。那两年我们就是在紧缩了之后，下面哇哇叫，什么滑坡了，什么疲软了，领



导上顶不住，一下子放开，通货膨胀重新腾空而起。我们观察目前的形势，不能盲目乐观。要在继续坚持搞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把治理整顿的重点，从总量控制转到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结构调整和提高效益上来。这方面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即使现在供求总量已经达到基本平衡，也不等于治理整顿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因为治理整顿的任务，按照1989年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决定，一共列了6条，医治通货膨胀达到总量平衡只是治理整顿的一部分任务。6条还有些没完成，比如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发展还很缓慢。再比如消灭财政赤字，现在的情况是赤字还在扩大。再比如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宏观管理体系，也是治理整顿的6个目标之一，现在距离这个目标还很远。这些目标单靠行政性的总量紧缩，压缩总需求是不够的，还要有更强有力的改革措施。看来在治理整顿的几个主要目标当中，有的可以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比方用3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消除经济过热，缓解通货膨胀，保持经济适度增长。至于要调整不合理的产品结构，调整由于经济过热而产生的产品结构的不合理，也可以在治理整顿期间有一定的进展。至于产业结构，是较大的调整问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经济效益的全面提高，还有财政困难的根本解决，还有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这样一些治理整顿的目标，就需要更长时间，而不是单纯靠治理整顿，或是在治理整顿期间就能完成的。需要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甚至还需要在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继续进行，逐步完成。

二、当前经济是否已走出低谷？

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大家议论的另一个热门话题是：我们的经济是不是已经走出了低谷？过去经济过热，调整下来，到了低谷。那么现在是否已经走出来了。

1990年4月以来,各个部门、各个地方贯彻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积极落实调整宏观控制力度的措施。总体上讲,国民经济现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从全国工业生产的运行来看,1989年9—12月,徘徊了好几个月;1990年1—2月还比1989年同期下降0.9%;从3月起,工业生产开始走出徘徊下降局面,这是就全国范围而言,各省市有早一点、晚一点的。3月开始,增长速度开始回升,与1989年同期相比,二季度增长4.1%,三季度增长5%,1—10月累计增长4.1%,其中10月份比上年同期增长12.7%。按这样的势头,1990年原计划增长6%是可望接近完成的。由于1989年下半年工业生产的形势是往下走的,而1990年的工业生产形势是逐步回升的,因而增长的同期比率,越到后来越大。所以全年平均增长6%的计划指标,是能够完成的。从工业生产的趋势来说,可以说已经走出了谷底。

那么整个国民经济可不可以说走出了谷底呢?现在我们的提法是: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候。第一个标志就是刚才讲的,工业生产从3月起逐步回升。第二个标志是农业生产形势很好,突破了前几年的徘徊局面,取得了全面丰收。预计1990年全年粮食总产量将达到8500亿斤。第三个标志就是市场价格总的来看保持稳定的态势。物价上涨率,1988年是18.5%,1989年是17.8%,1990年上半年只有3%,1—9月份平均只上涨2.3%,原计划1990年全年物价上涨率14%~16%,看来实际情况要好,用不了那么大的上涨率。应该利用这个形势,出台一些价格调整 and 改革措施,因此,到年底,物价还要上涨一点。看来,全年物价上涨率不致超过4%~5%,这就比1989年的形势大大好转。第四个标志就是1990年的进出口贸易基本上扭转了前几年的逆差;国家现汇的结存恢复到100亿美元以上。出口的情况比较好,国内市场的疲软由国外出口的增长上弥补过来。国内市场疲软的现象也正在逐渐地缓和。从6月份开始,商品零售额已由下降转为增长,从10月份开



始，农村消费品市场摆脱了前9个月持续下降的困境。展望第四季度，销售进入旺季，加上国家已经出台的一些微调措施将逐步到位，市场情况会出现新的转机。

低谷和谷底是有区别的，谷底是最低点，低谷是指低水平的一个区段。可以说，我们的经济虽说已越过了谷底，但还在低谷中艰难地爬坡。这是因为我国经济目前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市场销售不畅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尽管已有所缓解，但产成品资金积压仍在增加。虽然银行贷款增加，贷款支持了企业生产，但产品积压在库里，还是积压资金，造成资金困难。这就使得企业效益继续滑坡。企业效益滑坡，利税减少，亏损增加，整个国家财政的困难就更加重了。这些困难和问题有内在的联系，简单说，市场销售不畅造成产品积压，产品积压造成企业效益滑坡，企业效益滑坡造成财政困难的加剧。这是从现象上看呈现出来的问题。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着经济结构上的弊病和经济机制中的缺陷，这是经济生活中更深层次的问题。

三、如何认识和解决“市场疲软”？

对于造成“市场疲软”和销售不畅的原因，现在有种种不同的分析和解释。报刊讨论中举出了多条原因，基本上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现在的“市场疲软”是总需求紧缩过度，货币不足；另一种看法，“市场疲软”是结构问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不适应于我国经济调整以后的需求结构。我个人认为，所谓“市场疲软”问题看来被夸大了。我们长年习惯于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的局面。打破这种局面，以形成一个供略大于求的有限买方市场和相对宽松局面，这是推进改革之所需，是我们要努力以赴的。经过两年的调整，目前出现的所谓“市场疲软”，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这样一种有限的买方市场。总的

来说，这是一件好事，是有利于鞭策我们加快改革的步伐的。当然，某些市场销售不畅的问题确实存在，需要正确对待和处理。从全国总的情况来看，引发市场销售困难，恐怕结构上的原因是主要的。因为当前出现的“市场疲软”，并不是全面的疲软。有的产品销售仍然非常旺盛，只要花色品种对路，一些新的、多功能产品在市场上很抢手。有些产品销不出去，主要是结构性的疲软。原因在于多年来形成的生产结构严重失调，特别是前几年经济过热，造成消费超前，需求过旺，消费结构扭曲，刺激起生产结构的扭曲，大家都抢购家电等高档的产品，实际上购买力没那么高。当消费需求过旺的时候，这种扭曲看不出来，被掩盖了。一些企业素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或是产品不对路，然而在消费需求过旺时也可以卖出去。质量不好的、缺胳膊断腿的家具、冰箱，都有人买。一旦总量控制，需求结构恢复正常以后，原来扭曲的生产结构就暴露出来，出现销售不畅的问题。所以解决结构性市场疲软问题，从根本上说应该继续在控制总量的同时，侧重在调整经济结构，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经营效益上多下功夫；在提高产品质量和促进生产适销对路产品上多下功夫。

但是，也要看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企业效益的提高，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和改革分不开的。还应看到，我们现在也存在某些正常需求不足的问题，如某些生产资料和投资性产品的销售疲软，包括一些机电产品、建筑材料等，需要采取一些启动市场的有效措施。因此，需要调整宏观控制的力度和方向，有选择地、适当地注入一些资金，以刺激某些需求，启动市场。从1989年第四季度以来，我们增加流动资金的贷款，主要投入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投入大型企业，还有商业、物资部门等，解决它们的债务周转和产品收购等问题。用这样的办法来启动市场，看来是起到了一定作用。1990年3月以后经济逐步缓解回升，就是出现的效果。但也没有完全收效，作用显示得比较慢，而且流



动资金的贷款增加得越多，库存产品的积压也越多。现在流动资金贷出去的，大概有2/3积压在产品库存的增长上。清理三角债也是前清后欠，因为产品销不出去，债收不回来。产生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流动资金贷款的投向和所启动的主要是中间性的支付（企业与企业间的支付），而不是投向最终需求。所谓最终需求，一个是指固定资产的投资需求，另一个是指消费需求，包括个人消费、集团消费。而目前市场销售不畅主要不是中间需求的疲软，而是最终需求的疲软。

前一时期，有的同志提出要调整银行贷款的结构，适当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贷款。这意见有一定道理，当然也有争论，银行有的同志不完全赞同。适当增加固定资产的投资，有助于启动市场。因为固定资产投资的连带效应（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讲的乘数效应）比较大。按照投入产出的计算，投入1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带动2亿多元的工业产值，可以带动4000多万元的消费品需求，因为固定资产投资有40%转化为建筑工人工资以及投资品工业，如建材、机电工业的工人工资，变为消费者需求。有选择地适当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还有利于贯彻产业政策，促进结构的调整。当前，我们应先促进产品结构的调整，因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需要大量投资，需要更长的时间。对于产品结构的调整，我们可以运用现有生产能力来进行一些技术改造，花的投资不多。自1989年第四季度以来，我们已适当调整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方向，继续坚持这个做法是很必要的。1990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也提出，固定资产的投资额，1990年比1989年有所增长。198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是4100亿元，1990年再增加400亿元，达到4500亿元的规模。考虑到建筑材料、工资等上涨因素，实际工程的规模、数量保持1989年的水平。这种微调，很有必要。

1990年7月间，国务院为了使当前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朝好的

方向发展，决定采取5条措施，包含增加技术更新改造贷款50亿元，还有着重解决重点建设资金不足的措施，其他如调整利率、微调价格、清理三角债以及支持农业等措施也都很重要。这些措施陆续出台，对于进一步缓解市场疲软，促进经济回升，将会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因此，尽管当前经济形势困难不少，但前景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我国当前的“市场疲软”，不同于其他国家稳态式的有效需求不足，也不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从短缺的经济转变为过剩的经济。从中长期的发展来看，因扩张性冲动而引起的需求过旺的可能性在我国经济是深深扎根的，依然存在的，而且一有信号就排浪式地出现。所以在目前社会总需求有所松动，并且适当调整宏观控制力度和方向的条件下，更要注意宏观的引导，避免重蹈需求过旺的覆辙。

解决当前治理整顿中出现的迫切问题，首先要采取上面所说的治标的短期办法，但短期办法的功能毕竟有限，而且有些问题不是出现在短期的指导和操作上，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即发展战略上的原因和经济体制上的原因。特别是在解决产业结构和经济效益的问题时，我们就不能局限于短期的考虑，必须要有中长期的考虑，特别是要有深化改革方面的考虑。

对“八五”计划期间我国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

(1990年8月)

刚刚过去的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经济发展很重要的十年。在这十年中，我们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在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当然，过去十年，我们在经济发展和改革当中，也遇到了许多矛盾、困难。1984年以来由于指导思想上有过一些失误，到了1988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秩序的混乱现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两年，不得不进行治理整顿。两年来，由于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调整工作，我们在治理整顿方面已经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效。我们即将基本完成第七个五年计划，正在满怀信心地跨入90年代，准备着手进行第八个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的经济建设。

我们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过去采取的实际上是一个速度型的、数量型的或叫外延型的发展战略，即以追求产值、速度为主。同时也是以投入为主，主要靠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来扩大生产规模，因此又是外延型的。从这种速度型、数量型和外延

* 1990年8月27日在广州市“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问题”研讨会上所作学术讲演的部分记录。其摘要曾以“刘国光谈‘八五’期间的经济发展问题”为题目在《香港经济导报》1990年第32期发表。